



## 兵故事

用文学抵达真实

## 鲜嫩

■郑茂琦

月夜里，两个人的哨所传出悠扬的琴声，随着微风在空旷的原野上飘荡。这是我读完《哨所琴声》后留下的深刻印象。从高压锅里飘出的丝丝缕缕的肉香，到麻辣汤辛辣的滋味，再到哨所内混合着羊羔膻气和皮鞋汗味的鼾声，作者把一种寂寞的情愫播种到读者的心田。

曾经当过高原汽车兵的作家王宗仁讲过一个故事。那是在一次创作会议上，一位他崇拜敬仰的作家被指定在会上发言。出乎他的意料，作家根本不提创作的事，却给与会者汇报了自己作为一个高原兵站站长一天的作息流程。从起床号一响到熄灯号停止，作家把角角落落的事都掏出来亮在大家面前，唯独没提到文学。这件事在王宗仁心里结了一个疙瘩。他说，真正理解了作家这个发言，是在他离开青藏高原若干年后，他才渐渐读懂了生活与创作的关系。

若没有对寂寞深切的体会，又怎能传达出对寂寞的感受呢？

《水壶上的“祖国”》是一个在雪野里“冰冻”了70多年的故事。如果要追问那名战士是谁，壶身上刻下的“祖国”，应是他想留给我们的名字。

这依然让我想起，王宗仁在一篇回忆高原历险的散文中写道：“我曾经用七分自豪三分伤感的口气告诉我的朋友们，唐古拉山的每座山峰和连着山峰的每一条胳膊肘弯路，都盛产故事。风雪中孕育的故事不怕冻，越冻越鲜嫩。”



本版插图：陆千波  
插图制作：王凤

## 水壶上的“祖国”

■田佳玉 吴安宁

他拿起小刀，坐在地上往水壶上一笔一画地刻着什么。  
战友不解：“这是干啥呢？”  
“新发的水壶，得刻上字，拿混了我可舍不得！”

天刚擦亮，和其他新兵一样，他在训练场踢腿、摆臂，水壶便跟着他摇摆、晃动。据枪瞄准时，班长让他们将水壶挂在枪口处负重加压。前线战事吃紧，他恨自己不能立马学成一身过硬的本领上阵杀敌，便将水壶灌得满些、更满些。时间一长，他好像与水壶达成了某种默契，他们就像是一杆秤的两端，平衡而和谐。训练中，他目光如炬，汗珠滴落，双手却依旧稳稳地支撑着枪托，枪口的水壶不见丝毫晃动。

很快，3个月的新兵训练一结束，他们便踏上列车奔赴前线。车上，连长作动员并配发武器。虽然每天都在和武器装备打交道，但接到弹夹的那一刻，他分明觉得平时要重一些，连长眼神里似乎也多了些意味。  
涟川、铁原、华川、洪川，他一遍遍重复着地图上一个个陌生的地名。那时的他还不知道，他将在这些地方经历一场场生死战斗。

转眼月余，他已经成长为一名英勇的战士。这一次又是一场硬仗，连长讲过，他们的阵地是志愿军屯集、转运物资的重要战略交通枢纽，一旦被敌占领，就会割裂志愿军东西线的联系，对后方基地及整个战场局势造成严重威胁。而他们作为炮兵担负的任务就是

死守阵地，掩护前方战友。  
敌人一次又一次发起猛攻，鏖战持续了几天几夜，他和战友趴在壕沟里，仔细盯着敌人的一举一动。后方补给再送不上来，混着硝烟味的雪便是他们的唯一口粮。这时，他举起水壶，想再酣畅地饱饮一大口时，满满的一壶热水却早就冻成了冰疙瘩，没从瓶口流出一滴水。  
敌军发了疯似的发起猛攻，炮弹雪花般砸向阵地，高地上没有任何可用的掩体，连炮架也被打坏了。没有炮架，他就扛起炮筒：“咱们的迫击炮可不能停啊，战友们还没撤下来。”炮弹在敌人中炸开，扛着炮筒的他一次次被震倒在地，又一次次口鼻流血地爬起来。

忽然，“扑通”一声，身旁的机枪手仰面倒下。机枪手捂着胸膛，躺在雪地上艰难地喘着粗气：“水……水……”  
他的胸腔里就像是塞满了棉花，每一次吸的气好像刚到嗓子眼就又呼出去了，胸口疼得像要炸裂一样。他颤抖着，将水壶死拖进怀里，贴在身上，想用自己的体温化开壶里的冰疙瘩。当水壶接触皮肤，刺刀般锋利的痛觉盖过了寒意，一股冷飕飕的风声直直地钻入耳朵，在身体里蔓延。他咬咬牙，却将水壶抱得更紧。他想给战友喝口水，哪怕只是一滴也好啊。

拿起水壶，一滴，两滴……仅有的几滴水滴进机枪手干裂的双唇间。  
敌人再度发起猛攻，他猛地抬起

头，擦干泪水模糊的双眼，颤抖着扛起炮筒，对准了敌人的方向……  
他牺牲在了那片冰冻的土地上，身边那个尚未焐热的水壶一直陪伴着他。在军史里，人们或许可以隐约看到他的身影：志愿军部队在极度疲劳、粮弹缺乏的情况下，在每一个阵地上都与敌军展开反复争夺，并不断地以反击大量杀伤敌军。

70多年后，当人们小心翼翼地翻开那片埋藏了战火与硝烟的土地，用小刷子轻轻拂去泥土，人们发现了那个刻着沟的军用水壶。深埋在地下70多年，瓶口的软木塞早已不见踪影，壶身上的绿漆脱落殆尽，斑斑锈迹让人辨认不出它当年的模样。

不久，水壶和烈士遗骸一起，在专机的护送下终于回到了祖国。  
陈列在纪念馆的烈士遗物中，有生锈的纽扣、只剩下鞋底的战靴、残存的防毒面具……走到水壶跟前时，人们不约而同地停下脚步，目光汇聚在那个漆面斑驳、旧痕累累的壶身上，上面赫然刻着两个字：“祖国！”

## 哨所琴声

■李宏

更清静！”  
不知从哪一天开始，也许是李小放离开后吧，巴特尔每天都会为壮志拉一段马头琴，壮志也会为巴特尔表演一段小提琴。

仅仅半个月，壮志终于体会到了寂寞的痛苦，寂寞如雨后的荒草般在内心疯长，越来越旺盛。他想尽一切办法多做事，很多应该巴特尔做的工作他都抢着做。他每天填写上报的日志，在监控室等待苏立志的勇士车每周三来哨所送给养和报纸信件，一页一页地细读报纸刊物。眼睛涩了，抬头看一眼墙上的日历，壮志第一次向巴特尔提出了请求：“我得去镇上给我妈打一次电话，我想回家了！”巴特尔想了想：“这里离镇上太远，等雪化了吧。”

星期三下午，石羊沟又飘起了雪。壮志收到了妈妈寄来的包裹，包裹里装着天津大麻花、香酥鱼干。妈妈在来信中说：“想吃啥？就是跑遍全天津城，妈也给你寄。”壮志当即回信：“伙食比家里还好，就是又想拉小提琴了。多年不拉小提琴，啥谱都记不住，您把小阁楼箱子里的曲谱给我寄来吧！”巴特尔也收到了妻子乌兰的来信。乌兰在信中谈，婆婆的腰肌劳损又严重了，已经不能下床走路。妻子还说，女儿前段时间在学校被开水烫伤了手，上学耽误了十多天。

这天晚上，壮志没有给巴特尔拉小提琴，巴特尔第一次没按作息时间吹哨睡觉，而是独自拉马头琴至11点。入夜，两人都难以入眠，壮志双眼盯着屋顶对巴特尔说：“班长，我太崇拜你的耐力了，能在这里待十七八年。你瞧我这脸，当兵才几天就变成高原红了，回家休假，我爸妈还能认出我吗？”巴特尔回应：“如果人人都不愿到艰苦地方去，国家会是什么样？”

令壮志没想到的是，第二天早晨，巴特尔又气喘吁吁地跑5公里，做早餐，唱起了军歌。

这天从阵地回来，壮志在雪地里捡了一只受了伤走散的小羊羔。小羊羔眼里流着泪水，浑身抖动着，一脸无助地盯着壮志，样子可怜极了。壮志对巴特尔说：“班长，我们把它养起来吧！”巴特尔的心思在母亲的腰肌劳损和女儿的烫伤上，随口说：“每年冬天都会遇到从山顶摔下来的野羊羔，你喜欢你就养吧，冰天雪地的，就是不知道你拿什么养它。”壮

志说：“我那份牛奶和蔬菜让给它吃，一定能养活它。”就这样，石羊沟哨所的二人世界又多了一个生命。取暖炉旁，小羊羔散发出的膻气、翻毛皮鞋散发出来的汗味和两个男人夜里发出的鼾声形成了独特的风景。

入夜，壮志在火炉旁伏案读书，巴特尔要么拉琴，要么独自盯着天花板发呆。因为演习时间持续40天，机关一直没有派人来哨所为巴特尔替班，也没有补充编制缺额。

这时候，旅政治工作部转发来基地政治工作部征集基层业余文艺生活短视频的通知。巴特尔读完通知后就扔到一边。壮志抓起来看了一遍，沉默一阵后不以为然：“不是明年春天才上报吗？咱大小也是个单位，咱不能空缺。”巴特尔很惊讶：“你还有这本事？你不想去发射营了？”壮志与巴特尔开起了玩笑：“你在石羊沟这么多年没挪过窝，立了4次三等功，就不兴我也在石羊沟立个功？”

这期间，壮志根据哨所工作的实际，撰写了一份加强哨所周边警戒设施建设的设想，上报给了孙科长。

巴特尔将壮志的文章报送孙科长时，还专门附了一张纸条：“壮志这个兵不错，有想法有追求。”

转眼，春节就要到了，巴特尔的休假报告终于批了下来。

在政委建议下，宣传科干事被派到石羊沟当兵，代理哨长。陈干事铺好床铺后，盯着巴特尔床头的马头琴饶有兴趣地问：“你会拉马头琴？我最爱听《天边》了，来一段吧！”壮志如实回答：“巴班长是内蒙古人，这是他父亲留给他的遗物，除了他自己谁也不能动。您若想听，我给您拉一段小提琴吧！”陈干事没有马上回答，过了一阵，突然一拍大腿：“两个兵带着两件乐器坚守在高原哨所，有故事。”壮志被陈干事的话搞得莫名其妙：“啥故事？”陈干事又猛一拍大腿：“就这么定了，宣传科征集短视频的事有戏，就拍你们石羊沟哨所两名战士办演奏会的视频。”

夜里，石羊沟哨所的炉火烧得旺旺的。陈干事告诉壮志一个好消息：“来之前我们认真研究了你的简历，准备调你去勤务营放电影兼做业余文艺工作，你认真思考一下再答复我。”

第二天早晨，壮志告诉陈干事：“我已经在哨所找到了当兵的感觉，暂时不想下山。”

## 微纪事

微乎，不是零碎是精神

年过九旬的老父亲参加过抗美援朝，又历经近20年军营生活，身体还算硬朗，但精力确实一天比一天差了。

那天，望着靠在沙发上耷拉着眼皮、提不起精神的老父亲，我又和三弟说起老父亲单枪匹马去战场后方抓特务的事。我俩刚说了两句，正在沙发上犯迷糊的他，突然间接过了我们的话茬——

哎呀，那时候年轻，干起活儿来不惜力啊。

那时，正是大夏天。在师部保卫科领完任务后，我早上头顶火辣辣的大太阳，策马来到清川江大桥附近的一个村庄。在当地保卫部门配合下，当天就把案子破了，审讯做笔录、勘查现场、起获赃物、拘捕手续，很快就一一办齐了。第二天早上又是一个大热天，在当地一名翻译的陪同下，我带着已经上了手铐的特务，马不停蹄往师部返。路上，险情频发，时不时还有天上飞机轰炸交通线，仅仅五十里的路程走了大半天，快到中午时，才终于来到了设在山洞里的师部。下马后，我看见师部保卫科王科长正在山洞口向外瞭望。我赶紧跑步过去向他敬了一个军礼。王科长看见我满头大汗来到他面前，左手用力地在我肩上一拍：“小马辛苦了，边吃西瓜边给我汇报一下吧！”我正热得口干舌燥，也顾不上洗手擦脸，就抱起一块西瓜边吃边给王科长汇报起来。这次行动，我们及时破获了敌特准备再次炸毁清川江大桥的计划，也打击了敌特的嚣张气焰……

这时，老父亲就像刚刚打了一场胜仗一样，脸上挂满了笑容，我和弟弟也鼓起掌来。

“爸，平时有时间您就把当年在战场上办案的笔记在这个本子上，将来我把

## 情结

它们当成写小说的素材。”我从随身带着的包里掏出一个笔记本，双手递给了他。  
“这个本子好啊，封面的字还是黄金的呢！”父亲边用手抚摸着本子，边念叨。转眼间，他又靠在沙发上睡着了。

不久前，我接到三弟的电话，说老父亲住进了医院。我安排好手头的工作，便匆匆地往老家县城医院赶去。

来到医院病房，已经是傍晚时分。老父亲靠在病房的枕头上已经昏睡，病床上的管子正在滴答滴答输液。看到眼前的这一幕，我心里一阵酸楚，便上前凑在他耳边悄悄地对他说：“爸，我写您当年办案的小说《马玉贵战场办案》终于定稿了！”正在病床上一昏睡，口水流到围嘴上的老父亲，突然间睁开了眼睛，仿佛变了一个人似的。

“抓紧，抓紧，念给我听听——”



长征

第5973期